



《文選》學專輯

古典文獻研究

(第十四輯)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主辦

GuDian WenXian
YanJiu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1401700

古典文獻研究

(第十四輯)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主辦

GuDian WenXian
YanJiu

南京大學“985工程三期”項目經費資助
2010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
(10&ZD130)階段性成果



淮陰師院圖書館 1401700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典文獻研究. 第十四輯,《文選》學專輯 / 南京大學
古典文獻研究所編. -- 南京: 鳳凰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506-0636-4

I. ①古… II. ①南… III. ①古文獻學—中國—叢
刊②《文選》—古典文學研究—文集 IV. ①G256.1-55
②I206.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1)第122705號

- 書名 古典文獻研究(第十四輯)
《文選》學專輯
- 編者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
- 責任編輯 林日波
-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 210009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 照排 南京凱建圖文有限公司
- 印刷 南京大眾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浦口大橋北路京新村546號 郵編:210031
- 開本 880×1230毫米 1/32
- 印張 14.125
- 字數 407千字
- 版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0636-4
- 定價 40.00圓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25-58849828)

前 記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主辦的學術集刊《古典文獻研究》至今已出版到十四輯，從 2002 年開始，每年一輯，從未間斷。圍繞着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這一核心主題，這十四輯集刊發表了四五百篇專題論文，涵蓋了中國古典文獻學尤其是文學文獻學的諸多領域，也引起了海內外學界同仁的廣泛關注。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也在不斷摸索，探討進一步擴大集刊學術影響的思路。每輯有一個相對集中的主題，就是這種探索的一部分。

本輯以《文選》研究為中心，並命名為“《文選》學專輯”。

《文選》學歷史悠久，內容豐富。近代以來，由於各種古鈔本的發現，圍繞《文選》的文學和文獻學研究方興未艾，其影響還波及國外。可以說，《文選》學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學研究中的熱點領域之一，至今也仍然是中外學者所共同關注的重要學術課題。本輯收錄《文選》學論文 19 篇，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題為“《文選》及其周邊”，因為中古文學中的很多問題，都能以《文選》為中心展開；換一種角度也可以說，幾乎所有中古文學研究都離不開《文選》。此部分有 4 篇論文，其中兩篇篇幅甚大。新竹清華大學朱曉海教授是著名的中古文學研究專家，在《文選》學方面也功力精深。本輯隆重推出朱教授的《兩漢六朝詩文中的李陵現象》，其文旁徵博引，洋洋四萬餘言，頗能說明“《文選》及其周邊”之義。童嶺博士的《隋唐時代“中層學問世界”研究序說——以京都大學影印舊鈔本〈文選集注〉為中心》，則根據日本所存舊鈔本《文選集

注》，結合文獻學的方法與學術史的視角，對隋唐時代的學問世界進行了大膽推測。

《文選》一書很早就傳到國外，在日本、朝鮮、越南等東亞漢字文化圈內產生了廣遠的影響，對日本的影響尤其顯著。日本學者對《文選》學投入大量精力，湧現出一些以《文選》研究名家的學者，其中，岡村繁、清水凱夫等學者的不少論文或著作已被譯介到中國，而其他學者的優秀論文，則仍多遺珠之憾。本輯第二部分為“日本學者《選》學論文選輯”，選譯了日本學者《文選》學研究論文 9 篇，都是第一次譯為中文。作者之中，既包括狩野直喜、斯波六郎、神田喜一郎等日本漢學名宿，也有一海知義、清水凱夫、長谷川滋成、大上正美等著名學者，還有富永一登、芳村弘道等目前仍活躍在漢學界第一綫的學者。這 9 位學者大體上代表了日本漢學研究隊伍的三個世代。即此一點，便可看出《文選》學在日本的影響力是綿延持續，直至今日的。

本輯第三部分為“歐美學者《選》學論文選輯”，共 6 篇，包括德國學者 1 篇、加拿大學者 1 篇、美國學者 4 篇。相對於日本漢學界而言，歐美漢學家對《文選》研究的論著要少一些，但他們的成果同樣值得中國學者的重視。執教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康達維(David R. Knechtges)教授，在歐美漢學界德高望重，他不僅是賦學研究和中古文學研究的權威，而且在《文選》研究上功力深厚，成就卓然。除了諸多頗有影響的研究論文之外，康達維教授的成就還有兩點特別值得稱道：第一點是他的《文選》英譯，此譯本第一卷甫一問世，就受到學術界一致好評。本輯選譯了他的英譯本前言的一部分。第二點是他培養了一批致力於《文選》與中古文學研究的學者，很多目前已成為美國漢學界的中堅或知名學者。實際上，本輯所翻譯的 4 篇美國學者的論文，都出自康達維教授及其弟子之手。

為便於核對引錄，現將歐美日學者的 19 篇論文原始出處開列如下。“日本學者《選》學論文選輯”中各篇論文原始出處為：

狩野直喜《唐鈔本文選殘篇跋》，載大阪靜安學社編《東洋學叢編》(刀江書院，1934)

神田喜一郎《〈文選〉絮語——吉備大臣入唐繪詞的關聯》，載神田喜一郎《東洋學文獻叢說》(二玄社,1969)

長谷川滋成《〈文選鈔〉的引書》，載《日本中國學會報》第三十二集(1980)

富永一登《〈文選〉李善注前史》，載《文選李善注研究》(研文出版,1999)

斯波六郎《李善〈文選〉注引文義例考》，載《日本中國學會報》第二集(1950)

芳村弘道《關於和刻本〈文選〉——從版本看江戶、明治時期的〈文選〉接受》，載《學林》第三四號(2002)

一海知義《〈文選〉挽歌詩考》，載《中國文學報》第十二冊(1960)

大上正美《蕭統與蕭綱——支撐〈文選〉與〈玉臺新詠〉之編纂的文學認識》，載《中國文學論考》(汲古書院,1987)

清水凱夫《再論〈文選〉與〈文心雕龍〉之關係》，載《學林》第三二號(2000)

“歐美學者《選》學論文選輯”各篇原始出處為：

[德]施米特《敦煌唐寫本〈文選〉解說》，Gerhard Schmitt, *Aufschlüsse über das Wenxuan in seiner frühesten Fassung durchein Manuskript der Tang-Zeit*,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14. 3 (1968)

[美]康達維《〈文選〉英譯本前言》(選譯), David R. Knechtges, *Wen xuan 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 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加]白潤德《評康達維英譯〈文選〉第一卷》，Daniel Bryant, Review,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4, No. 1, (June, 1984)

[美]雷久密《〈文選〉中的“歲暮”主題新探》，Chiu-mi Lai, *Reinvention of the “Late Season” Motif in the Wen xuan*

[美]高德耀《道別：中國中古前期的誄文轉變》，Robert Joe Cutter, *Saying Goodby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irge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美]柏士隱《〈文選〉的最後一篇：王僧達〈祭顏光祿文〉》，Alan J. Berkowitz, *The Last Piece in the Wen xuan, Wang Sengda's “Offering for Imperial Household Grandee Yan”*

以上三篇並見 *Early Medieval China, Vol. 10-11 (Essays in Honor of the Sixtieth Birthday of David R. Knechtges)*, Part 1, 2004

在翻譯這兩組論文的過程中，我們得到了各位原作者及譯者的大力支持。此外，曹虹教授、俞士玲教授、金程宇副教授以及童嶺博士等諸位先生，在日本學者《選》學論文篇目的選擇、譯者的組織以及版權的聯繫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康達維教授及其門下弟子、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陳美麗(Cynthia Chennault)教授也對本輯中的英譯論文給予鼓勵與支持，謹此表示衷心感謝。

從本輯開始，《古典文獻研究》每輯將有一個相對集中的主題。下一輯的主題是“古典文獻與社會文化”，其宗旨是從社會文化的視角觀照文獻，以文獻的歷史過程闡述社會文化，具體事宜詳見本輯卷末所附徵稿啓事。我們熱誠歡迎學界同仁踴躍投稿，大力支持，共襄盛舉。這也是我們所期待的。

程章燦

2011-6-9

目 錄

《文選》及其周邊

- 兩漢六朝詩文中的李陵現象 / 朱曉海 (1)
班昭《東征賦》中的情志 / 楊 穎 (61)
任昉與南朝目錄學 / 楊 賽 (73)
隋唐時代“中層學問世界”研究序說
——以京都大學影印舊鈔本《文選集注》為中心 / 童 嶺 (88)

日本學者《選》學論文選輯

- 唐鈔本文選殘篇跋(附錄一種) / [日]狩野直喜 撰 童嶺
整理 (145)
《文選》絮語
——吉備大臣入唐繪詞的關聯 / [日]神田喜一郎 撰
童嶺 譯 (152)
《文選鈔》的引書 / [日]長谷川滋成 撰 章琦 譯 (156)
《文選》李善注前史 / [日]富永一登 撰 左江 譯 (178)
李善《文選》注引文義例考 / [日]斯波六郎 撰 權赫子
曹虹 譯 (191)
關於和刻本《文選》
——從版本看江戶、明治時期的《文選》接受 / [日]芳村弘道
撰 金程宇 張洵 譯 (214)

- 《文選》挽歌詩考 / [日]一海知義 撰 俞士玲 譯 (248)
蕭統與蕭綱
——支撐《文選》與《玉臺新詠》之編纂的文學認識 / [日]
大上正美 撰 吳正嵐 譯 (270)
再論《文選》與《文心雕龍》之關係 / [日]清水凱夫 撰 金程宇
張洵 譯 (281)

歐美學者《選》學論文選輯

- 敦煌唐寫本《文選》解說 / [德]施米特 撰 徐美德 譯 (305)
《文選》英譯本前言(選譯) / [美]康達維 撰 劉歡萍 譯 (312)
評康達維英譯《文選》第一卷 / [加]白潤德 撰 許淨瞳 譯 (337)
《文選》中的“歲暮”主題新探 / [美]雷久密 撰 章琦 譯 (344)
道別：中國中古前期的誄文轉變 / [美]高德耀 撰
何維剛 譯 (359)
《文選》的最後一篇：王僧達《祭顏光祿文》 / [美]柏士隱 撰
許浩然 譯 (396)

古典文獻考論

- 《周易》“噬膚，滅鼻”考論 / 周葦風 (414)
杜甫妻室問題辨正 / 譚 莊 (423)
精心修訂 求精求新
——簡評《韓非子校注》修訂本 / 薛正興 (433)
【附】追思與紀念 / 周勛初 (437)
“古典文獻與社會文化”專輯徵稿啓事 (440)
《古典文獻研究》稿件書寫格式 (442)

兩漢六朝詩文中的李陵現象

朱曉海

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的董姣女士曾撰《李陵與李陵詩文研究史綜述》^①，乃截至目前對於此課題的研究論著較為全面的回顧。以研究論著的性質而言，主要不外兩類：一、對於西漢李陵兵敗投降事件的評析；二、李陵及蘇武名下詩文真偽的考辨^②。如果說前者的焦點在真李陵的功過是非，則後者的重心在揭發假李陵。假李陵的寫作很可能與對真李陵的評騭密切相關，但將二者結合的討論不多見。再者，古人對於李陵、李陵事件，像白居易那樣撰寫《漢將李陵論》^③的實乃異數，但並不意謂他們對此沒有看法，只不過表述看法時，採取的

① 趙敏俐、佐藤利行主編《中國中古文學研究》，學苑出版社，2005年，頁184—193。

② 本文所稱引李陵、蘇武名下的詩文俱見李善注《文選》卷二九《詩已·雜詩上》、卷四一《書上》，藝文印書館，1998年，頁420—422、584—587；章樵注《古文苑》卷八《詩》，鼎文書局，1973年，頁203—206。節省篇幅計，下文不復一一標舉出處、頁碼。又，凡出自王先謙《漢書補注》（以下簡稱《漢書》）卷五四《李廣傳附孫李陵傳》、《蘇建傳附子武傳》、卷六二《司馬遷傳》（藝文印書館，1972年，頁1145—1148、1148—1152、1246—1258）者，亦然。

③ 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卷四六《書頌議論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2829—2830。

經常不是近現代觀念中的論述式語言，更多的時候，僅是在言行間無形透露其深衷感受的點滴。董女士在這一部分惜墨如金，釋讀也有可商兌之處。因此，本文以兩漢六朝詩文為範圍，略從接受史、敘事史的角度，呈現那個時期的李陵剪影，並盡力嘗試說明所以然。所謂詩文實乃韻文、無韻文的代稱，但因韻文的部分主要在詩，是以仍如是名之。又因李陵案件波及最鉅者乃司馬遷；以私誼而言，與李陵關係最密切的乃蘇武，況且前者的《報任少卿書》是對李陵及其浚稽戰役最早的報導；後者是李陵名下的詩與書信主要的對象，是以於相關必要處，本文也將論及六朝詩文中的司馬遷、蘇武。

壹

《御覽》卷五八六《文部二·詩》所錄顏延之《庭誥》首先論及當時流傳的李陵作品：

李陵衆作，總雜不類，元是假托，非盡陵製，至其善篇，有足悲者。

結合其他史料，可以得出幾點推論：一、顏延之卒於劉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年七十三。《庭誥》撰寫的背景是“吾年居秋方^①，慮先草木”，“瞻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自著燕居畢義”^②。換言之，這是篇傳家的訓誨文字。對照《禮記》卷一《曲禮上》“七十曰老”鄭《注》“傳

① 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六《義解三·晉長安大寺釋僧制》：“雖年在秋方，而講說經律，勸衆無倦。”（中華書局，1996年，頁240）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北魏·侍中尚書令太保使持節都督冀相殷三州諸軍事大將軍冀州刺史司空穆紹公墓誌銘》：“公以太夫人年在秋方，情存就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283）長孫無忌《隋書》卷五七《盧思道傳·勞生論》：“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藝文印書館，1972年，頁694）可知，“秋方”乃六朝成詞。按照五行間架的搭配，秋方即西方。年在秋方猶言年在桑榆、日薄崦嵫。

② 沈約《宋書》卷七三《顏延之傳》，藝文印書館，1977年，頁913、917。

家事，任子孫，則《庭誥》當撰於劉宋文帝元嘉三十年(453)前後。可見，至晚東晉末已有李陵的作品集行世。二、鍾嶸說：

陸機所擬十四首……可謂幾乎一字千金！此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

(江)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①

是“總雜”可指藝術成就高下有別，也可指風格不一。《庭誥》既以“不類”說“總雜”；後半又論及其中“善篇”，可知：顏延之所說的“總雜”包含二者。在他之前，一般人都認為這文集集中的作品出自西漢武、宣年代那位李陵之手，因此顏延之才要從內容性質、藝術成就上鑑別，而其前提乃認定某些作品確實是李陵之作，只是“非盡”是，這才能從前者提煉出一個鑑別判準。三、一般人總喜歡稱引完成於齊、梁鼎革之際(501—502)的《文心雕龍》^②卷二《明詩》的一段話：

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

好似劉勰與“後代”同調，而全不顧及他緊接的“按”語：

《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

劉勰根本不同意西漢不可能出現李陵五言詩的說法^③。再看揭示當時

① 曹旭《詩品集注》(以下簡稱《詩品》)上《古詩》、中《梁光祿江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75、306。

② 詳參拙作《〈文心雕龍〉撰成時代補證》，《新文學》第8輯，大象出版社，2007年，頁158—163。

③ 盧盛江《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南《論文意》：“(《詩議》)或云……五言之作，《召南·行露》已有濫觴；漢武時，屢見全什，非本李少卿也。”(中華書局，2006年，頁1394)與劉勰從五言詩發展史着眼的論式相近。

各種主題、風格典範作品的江淹《雜體詩》開列“李都尉”一體；蕭子顯認為：“少卿雜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裴子野明白表示：“五言爲家，蘇、李自出。”鍾嶸也說：“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蕭統更以“降將著河梁之篇”^①，作爲五言詩史上的里程碑，充分可見：包括顏延之在內，六朝人都相信李陵有五言詩傳世。四、東漢末葉已降，流傳一批作者不詳的無題詩，魏、晉以來的人統稱之爲古詩。據完成於蕭梁武帝天監十三年至十七年之間的《詩品》^②所說，當時至少還見存五十九首。那些古詩中曾有某些劃歸枚乘、傅毅^③，但仍爲絕大多數人視爲作者不詳的古詩。相對於此，目前所知蘇、李名下的無題詩，不論全篇或殘章零句，被古書徵引時，除了“燭燭晨明月”那首曾於《初學記》卷三《歲時部·冬第四》被稱作“古詩”，餘者從未冠以“古詩”之名。由此可推斷：並非遠在曹魏，已經將當時流傳的一大批古詩中某些作品區隔出來，劃歸於李陵名下，而是從一開始寫這些詩的時候，就“假托”了李陵之名。

《隋書》卷三五《經籍志四·集·別集》著錄《漢騎都尉李陵集》二卷，並未著錄蘇武的別集。前賢推測：蘇武名下之作乃自早期李陵名下之作析出。^④按：禮尚往來，贈詩之後，必有答詩。東晉安帝義熙十一年(415)夏，謝靈運贈詩從兄謝瞻，對方因事遷延，然而無論如何，該年

① 分見《文選》卷三一《詩庚·雜擬下》(頁452)、蕭統《〈文選〉序》(《文選》，頁1)、蕭子顯《南齊書》卷五二《文學列傳·史臣曰》(藝文印書館，1972年，頁420)、李昉《文苑英華》(以下簡稱《英華》)卷七四二《論四》所收裴子野《雕蟲論》(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頁3873)、《詩品》上《序》(頁8)。除了蕭子顯一條，劉躍進《有關〈文選〉“蘇李詩”若干問題的考察》(《古典文獻學叢稿》，學苑出版社，1999年，頁24—25)均已提及。

② 《詩品·前言》，頁2、6。

③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卷二《明詩》：“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開明書店，1970年，頁1b)

④ 逯欽立《漢詩別錄》(《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6)、《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卷一二《李陵錄別詩二十一首》自注(木鐸出版社，1988年，頁337)。

冬，還是回應了。^①今傳李陵名下的詩，為數不少被視為是贈蘇武之作，則按照當時的文化共識，在假設情境下的蘇武不可能沒有答詩。而且從殘存的文字來看，李陵致信蘇武，蘇武也曾覆函，可為佐證。此其一。按照古代的文化共識，既然認為受贈一方應有答，則假托某人之名，為之設辭時，往往會為贈、答雙方並撰。《文選》卷二四《詩丙·贈答》收錄陸機《為顧彥先贈婦》二首。第二首開篇說：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

結尾說：

願保金石軀，慰妾常飢渴。

清楚顯示：下篇是妻子的答詩，然而標題都冠在夫贈妻的名義下，李善以為題“誤”，實乃一問未達。陸雲同樣有《為顧彥先贈婦》，而且是兩首，均為妻子的聲口。從善《注》所引《代彥先贈婦》：

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

可知，另有以丈夫聲口，向妻子表示絕未變心之作，但流傳至唐代的《陸雲集》將代顧婦所作部分一律劃歸在為顧彥先的名下。此其二。傳統編撰書籍有個特點：將性質近似者一併抄謄，如《周書·王會》內容是“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編者將《商書·伊尹朝獻》“以事類來附”^②；長沙馬王堆乙本《老子》卷前抄有四篇黃老學派的佚書^③。

① 《文選》卷二五《詩丁·贈答三》所收謝瞻《於安城答靈運》，善《注》所引謝靈運《贈宣遠·序》，頁370。

②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卷一〇《周書序》、卷七《王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134、908。

③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第四、五冊，文物出版社，1975年。

文集不時也會將與作者某首詩有關的他人之作附錄於其間，如《謝宣城集》中將沈約等人同席所作的詠物詩也列入^①；隋、唐時期的《江總集》就收錄了早先使隋時，對方接待者房彥詢的贈詩，而江總編自己的集子時，在“登宮城”所撰那首之後，還收錄了徐陵、姚察的和詩^②。此其三。

綜上所述，按照當時的文化習慣，以李陵之名代寫贈蘇武詩的同時，極可能也會以蘇武之名代寫答詩。編撰《李陵集》時，會將兩首並收，只是按照當時署題的通例，兩首一律冠於李陵或李陵贈某某之下，並未將代對方答李陵的那首別立一題，此所以如：

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詎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淚沾裳，願子長努力，言笑不相忘。

從文義來看，毫無疑問乃將“別”之際，“當歸故鄉”的行者贈與“留”者之詞，《白氏六帖》竟題為李陵詩^③。然而這並非意謂蘇武名下之作乃是從原屬李陵名下之作分割出來，因為於假托李陵之名設辭贈蘇武之初，答者的身份已經非常明確是蘇武。編撰《李陵集》時，有時會於假托李陵所寫的贈詩之末，將性質類似，但乃蘇武贈他人的詩附錄於後，如：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

① 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卷五《五言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391—402。

② 分見李延壽《北史》卷三九《房法壽傳附玄孫彥詢傳》（藝文印書館，1972年，頁627）、姚思廉《陳書》卷二七《姚察傳》（藝文印書館，1972年，頁170）。

③ 白居易《白氏六帖事類集》卷二九《鳧第三十九》（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75年，頁1058）。李昉《太平御覽》卷四八九《人事部·別離》（以下簡稱《御覽》，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2368）亦然，但那是在“李陵贈蘇武詩曰：‘携手上河梁……’”之後，以“又曰”的形式出現。《御覽》引錄古籍時，經常妄刪書名、篇名，以“又曰”取代（詳參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第六章第一節，中華書局，1982年，頁124—125），是以若援此為證，有欠堅實。

與秦。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開篇已表明：詩人與對方乃“骨肉”關係，猶如同一樹上的兩條分枝，所以才會以無血緣，但親似兄弟的“結交”關係映襯同氣分形者離別之痛。這類作品確有可能因一時失察，被誤歸於李陵名下，像《初學記》即將此首題作李陵贈蘇武^①，但這是“蘇冠李戴”，而非“李冠蘇戴”。

根據《漢書》的記載，蘇武南歸時，李陵有感“異域之人壹別長訣”，此後再無機會與之商兌生平痛事，乃“起舞，歌曰”：

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清楚可見：重心並非傷別，通過自傷、抒憤，以“令子卿知吾心”才是。或許因此，江淹鋪敘基於不同原因而哭泣的案例時，會根據《漢書》李陵歌後，“泣下數行”的記載，將之視爲“悼躬”的代表，與其他類型，好比因生命短促而泣的“齊景牛山”、有感榮枯無常而泣的“孟嘗聞琴”、因懷才落拓而泣的“荆軻燕市”、因鍾愛之子夭折而泣的“夷甫傷子”^②等並列。

將蘇李名下的詩與《漢書》記錄下來的那首李陵歌對觀，立刻可發現幾點重要變化：

以主題而言，歌中原先志滅匈奴，英勇出征、鏖戰無助，遂陷途窮、意圖待機立功，以折前過、憤懣高堂遇害，從而對漢廷絕望等情節概述，與歌中原來流露的自傷、抒憤，以尋求諒解等心緒是互倚相生的。如今將前者悉數刊落，導致不僅原先尋求諒解的旨趣全然消失，連抒憤的氣氛也隨之杳然。《古文苑》所收：

① 徐堅《初學記》卷一八《人部中·離別七》，鼎文書局，1976年，頁448。

② 俞紹初、張亞新《江淹集校注》上編《賦·泣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196。

鍾子歌南音，仲尼歎歸與。戎馬悲邊鳴，遊子戀故廬。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身無四凶罪，何爲天一隅？與其苦筋力，必欲榮薄軀。不如及清時，策名於天衢。

至多不過顯示詩中主人翁是位流戍邊裔的逐臣，長期的委屈似乎使他有另投明君的偏激念頭。換言之，李陵歌原先的主題發展至李陵詩時，僅餘自傷一環。自傷的具體內容主要在思歸不得的痛苦、失群的孤寂、懷人的殷切。《古文苑》所收的另一首：

爍爍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涼應節至，蟋蟀夜悲鳴。晨風動喬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聲。豺狼鳴後園；虎豹步客庭。遠處天一隅，困苦獨零丁。親人隨風散，歷歷如流星。三荜[荊]離不結，思心獨屏營。願得萱草枝，以解飢渴情。

最能代表。這三種情緒實可縮合爲一股，因爲對方能返鄉，自己則否，使得原先唯一可相濡以沫者亦不復存，失群的孤寂愈加逼人，也就格外思念對方。然而像：

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朝發天北隅，暮宿日南陵。欲寄一言去，托之箋彩繒。因風附輕翼，以遺心蘊蒸。鳥辭路悠長，羽翼不能勝。意欲從鳥逝，驚馬不可乘。

僅透露了詩中主人翁心聲頗爲複雜沈重，無從傳遞，至於心聲的具體內容、何以會那般複雜沈重，則因迴避不道及而未明。更有甚者，從這些托名設辭之作中，完全看不到李陵將領身份的痕跡，以致若將題署掩去，初次接觸這些詩的讀者會以爲作者不過是某位佚名的一般士子。簡言之，在假托李陵的詩作中，李陵歌中原本蘊含的政治糾葛幾乎全部消失。

以作者而言，李陵當時的歌既然在通過自傷、抒憤，以“令子卿知吾心”，以二人交誼之深、於漢朝政壇的共同經歷，蘇武當然可以知其心，